

李亮◎著

《今古傳奇武俠版》

特別推薦·顛覆傳統硬漢武俠風潮

2006十大新武俠著作之一



反骨仔

FAN

GUZAI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反骨仔，必将不容于世，不安于现状，

离开自己最亲最爱的人，破坏自己最熟悉最美满的生活

FAN GU ZHAI

反骨仔

在路上

李亮◎著

著

新華書店

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反骨仔 / 李亮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6.5

ISBN 7-80228-041-9

I. 反... II. 李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8928 号

反 骨 仔

作 者: 李 亮

丛书策划: 红书坊工作室

特约编辑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刘春梅 李 林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940mm × 650mm 1/16

字 数: 150 千字 印 张: 14

版 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28-041-9/I · 014

定 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第一章 · 弃徒李响

我不会输！

我没有错！

我不相信！

李响向前一抢，双拳捣出，正中两个天山弟子的小腹，两个人长声惨叫，倒飞出去，乒乒乓乓地撞倒了好几个在外边包围的人。可是李响的背上也在这一刹那挨了两剑。剑锋划破肌肤的时候，李响回过力来，向前一滚，背后火辣辣地一疼，血已经浸湿了他的内衣。

李响一咬牙，双手一按，压下面前一人兜面踢来的重脚，整个人被这一脚之力向上带动，顺势站了起来，回肘一击，肘上脆响，撞断了一人的鼻子。

“锵”一声金鸣，他已拔剑出鞘。剑光闪动，天山绝技如天河倒泄般地溅开。“游天隼”李响，本是天山派这一代弟子中的翘楚人物，这时势如疯虎地拼命，登时将一千对手尽数逼开。可



是他实在太累了，从天山派逃出来七天，大战小战打了不下五十场。他几乎是在不眠不休地与师父、与天山派、与整个江湖进行着车轮战。

他眼前一阵阵地发黑，耳朵里萦绕不去的轰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响，周围那些师兄弟的动手，好像越来越慢，又好像越来越快。李响用力抹了一下眼睛，眼皮上粘乎乎湿漉漉的，不知道是汗还是血……

忽然有人清啸一声，一个人影带着森森寒气与金色碎雪从人群外跃进来。长袖卷处，如鞭如网，猛地将李响长剑夺去。李响猝不及防，身子也给拖动，踉跄之间几乎摔倒。眼前人影晃动，李响突然间清醒了许多。“师父！”他大叫一声，上步出拳！

这一拳首先打中的是天山寒石老人的鹤袖，柔软的长袖几乎不承受半点力量，只是一圈一圈地绕上李响的手腕，一层一层地裹住他的拳头、他的手臂。

如果是别人，那么长袖上绵绵不绝的缠力早就化掉了他拳上的劲力。但是李响与众不同，他的拳更快、更猛，在自己的力量被化去之前，已经穿过了鹤袖的封锁，到达寒石老人的身前。

“砰”，寒石老人以袖中掌硬接下了自己六弟子的一拳。拳掌相交，地上的李响踉跄后退，空中的寒石老人一个空翻向后飞起。

可是两个人中间还有寒石老人的那条袖子。李响退到第四步，袖子已然绷到极限。他再一退，“嚓”的一声，那只长袖被从寒石老人的肩上扯了下来，李响右腿猛地向后一撑，借着这一



拉之力，稳住了身形。

半空中的寒石老人却被拉得失去了平衡。半空里的身形猛地一顿，斜着摔了下来，“腾”的一声落地不稳，不仅右膝跪地，就连被扯去袖子的右手也须得在地上一撑，才没有扑倒。

寒石老人唰地抬起头来。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，长须银发，道骨仙风，撑在地上赤裸的右臂肤色惨白，因为突然暴露的凉意，起了一层颤栗。他看着李响，这个他曾经寄予厚望的年轻人，刚才向他挥拳的弟子，这时站在他面前七步之处，左手还摆着防卫的架势，右手却拖着他的袖子软绵绵地垂在腰侧。

方才对拳分袖，那一顶一拉之力已将他的右臂关节拉得脱臼了。

寒石老人站起身来，拍一拍手上的土，冷笑道：“李响，你输了！”

李响咬着牙，腮边的肌肉生硬地突出来，也不知是痛，还是恨，使得他的脸几乎变成了棱角分明的方形，道：“师父，我没有输。你这样逼我，我永远不会输！”

有弟子脱下自己的长服，寒石老人抖肩穿上。师徒俩四目相对，寒石老人眯着眼，而李响拧着眉，四目相对时，空气中几乎迸出噼啪的火花。

这里是一座破庙，方才打翻了香炉，香灰这时在空气中慢慢地沉下来。破庙房顶上混着碎雪漏下来的几柱阳光，灰蒙蒙的似乎是实体一般触手可及。

大雪山冷冽刺骨的空气将人的火气一点点刮走，寒石老人终于勉强平复了心绪，沉声道：“李响，跟我回去，面壁一年，对于这件事为师可以既往不咎。”



李响的双眼死死盯住师父，头慢慢地从左边摆到右边，又从右边摆到左边。寒石老人很熟悉，这李响在非常认真地摇头。

“师父，如果要我面壁——对不起，我不干！我没有错，我不会回去。”

寒石老人腮边肌肉抽动，恨道：“你不面壁？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盟主使者，顶撞师伯，反出天山，殴打同门——你不面壁？你没有错？”

李响咬牙道：“铮剑盟成立七年，调停江湖纠纷、维护各派利益方面的作用日小，反而成了各门各派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绿林官场。如此堕落，我天山派为什么要与之同流合污？”

这弟子向来脾气刚直，寒石老人倒也知道。如今听他这般说来，苦笑道：“李响，且不说铮剑盟气节如何。如今他们人多势众，萧盟主渐有一统江湖之志，他派来使者相邀，我小小的天山派，又岂能抗拒。何况，我们加入铮剑盟，不过是一个名分上的事。天山自安于一隅，铮剑盟以后还真的管得了咱们么？”

李响将头垂下，伸掌按在自己胸前，苦笑道：“师父，那是他们管与不管的问题么？是我们点不点头的事啊！只要我们在这一说一声‘同意’，喊一声‘萧盟主天下无敌，一统江湖’，那么，最清楚的是我们自己：从那一刻起，天山派膝盖着地，再也不是天山派了！”

寒石老人的火气再也压不住，喝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便是这般不知变通！”

李响闭上嘴，恨恨地从师父的眼睛里望进去，很久才慢慢说道：“嘿，变通……这世上什么都变通得来么？师父，所谓江

湖，若是不能一舟一剑，逍遥来去，反要仰人鼻息，看人脸色，虽然自负大侠——又有什么味道？”

寒石老人面色瞬息变化，喝道：“好，倒教训起我来了！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！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弟子，今天就来清理门户！你不再是天山弟子，天山派的功夫，这就留下来吧！”两臂一张，白鹤亮翅般飞身扑上。

李响向后退了一步，他的右手还是动弹不得，可是他的左手却在这一退中蓄满力量。眼见寒石老人扑到，李响大喝一声：“开！”一拳便轰了出去。

这一拳，来得正，去得直，正大光明之中颇带着鱼死网破的绝决，携万钧之力直撞寒石老人面门。寒石老人叫道：“好！崩雪拳！”

崩雪拳乃是天山镇派绝学，一拳击出，可柔碎飘雪，刚开冰河，可是也因为太过霸道，往往伤人之前先伤己。所谓“崩雪如飞，拳去不归”，这门拳法习成，于人阴阳二气都有大害，故此，天山派历代愿意学、并学成此技者屈指可数。

李响天资聪颖，人又傲气，行事一向偏激，性格恰与这拳法对路，因此年纪轻轻的就练到了五成功力。这时施展开来，却是摆明了要和师父斗到底了。

寒石老人白眉斜挑，右手攒如鹤嘴，沿着李响的手臂攀上去，到得臂弯处，猛地一啄，李响的拳劲登时散开。左手在李响的腋窝处猛地一击，右手一压，李响大叫一声，左臂也被卸掉。

李响向后退去，可是寒石老人的身子就像是一片羽毛一样在他身前三步处逼来。李响退无可退，悍勇之气大盛，猛地足下一



定，身子向后一仰！身如绷弓，头如弦箭，一记头锤正待发出，寒石老人的左脚已踏上他的左膝，右膝抬起，正正地撞在李响仰起的下巴上。

李响的身子被寒石老人的这一踏一撞斜斜地拉得笔直，脊柱上“咔”的一响，几乎被拉断，整个人如散了架一般，再用不上一点力，直挺挺地摔了下去。

寒石老人飘然落地。方才这三式“鹤控”乃是天山绝学，专破本门三大刚拳。

李响倒在地上，眼前金星乱闪。寒石老人一脚挑在他的肋下，李响身不由己，半空里翻了个身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面朝下又趴在地上。寒石老人伸手一抄，身后一名弟子的长剑“唰”地脱鞘而出，落在他的手里。

长剑一送，轻轻点在李响的肩胛上。寒石老人森然道：“李响，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！跟我回去，向掌门、盟主使者赔罪，然后面壁思过，咱们仍是师徒！”

李响艰难地侧过头来，方才寒石老人那一记膝撞已撞得他口鼻处血肉模糊。只见他伏在地上，轻轻喘息，血沫子嘶嘶喷出，道：“师父……我小时候……你为什么不教我这些为人处世之道……”

寒石老人便是一窒。这弟子自幼随他长大，这时回想起来，在他小时候，自己教他的尽都是些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、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、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、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之类的教诲，而如今自己却让他来向那滔滔浊世低头服软。

为什么，当他还是个柔弱孩童的时候，自己要教他成为一个伟丈夫，而当他身怀绝技的时候，自己却想要让他变回成一个普通人？他对这孩子的疼爱从来未变，可是好心为他指的两条路，为什么分歧会这么大？恍惚间，寒石老人突然怕了起来，这孩子的话，突然间让他心头大痛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一阵迷茫。

李响的大师兄抢上来，伸手托住寒石老人的手臂，叫道：“师父！”回过头来劝道，“小六，你便认个错又有什么关系？师父年纪这么大了，你忍心把他气成这样？”

李响咬牙道：“我没气他，我说的是实话！”

寒石老人又惊又怒，勉强在犹豫中重新站稳脚跟，剑在手里漾出一片碧色，终于将牙一咬，喝道：“你让开！这样大逆不道的好徒弟，我没本事教出来！”他终于决定，还是要按照门规办事。只要有规矩在，一切事情都可以变得分外简单。

那大师兄见师父动了真怒，自己也不由急出了汗，跪下来对李响叫道：“小六！你懂事点行不行？他是你师父，你是他徒弟！”

李响猛地一咬牙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其实你也知道我没……”

突然间剑光闪动，寒石老人终于借怒下手！长剑一抖，剑光如游龙般在李响双腕双踝上一走，血花迸溅，李响大叫一声，身子一挺，又撞倒在地。这一下伏倒后，他便再也没有挣扎，只有浸泡在血中的手脚微微抽搐着。

寒石老人把剑一抖，一柄长剑寸寸碎裂，叮叮当当地落下，反手摔掉剑柄，道：“从今天开始，天山派再没有你李响这么一个人物！”负手出庙，头也不回地喝道，“走！”



大师兄垂泪叫道：“师父！”

寒石老人冷笑道：“你干什么？你想留下来？你留下来又能干什么？这位李少侠有通天彻地之能、震古烁金之智，你算老几？他的事，你管得起么？还是说，你想和他一样，也把师父的话，当成耳边风？”

大师兄垂下头来，终于慢慢地站起身，来到师父的身后。寒石老人哼了一声，叹道：“以他的性子，也许身子废了，才活得长久些。”终于率众离开。

孤零零地倒在地上的李响已然失去了知觉，在那一剑的华采中，寒石老人已然挑断了自己最得意弟子的手筋脚筋。门外寒风呼啸，一众天山弟子渐渐湮没于风雪中，而庙中的李响，曾经的天山派寒枝的六弟子，江湖人称“游天隼”的李响，从这一刻起，已经是一个废人了。

庙中静静的，时光流淌，庙顶漏下来的光柱已经歪了很多，也净了很多。其中一道光柱静静地照在李响皮开肉破的手腕上。一片雪花落在手腕的血污处，一半已经融入凝血里，一半兀自晶莹地招摇在阳光下。

突然，有一只手探进光柱中，轻轻拾起那只软绵绵的手腕。半晌，有人轻轻叹了口气，又将他的手腕放下。这一下触动伤口，李响身子一抖，疼得醒了过来。

那人道：“现在后悔了吧？”

李响循声望去，他的视线穿过灰色的光柱，看不清光柱后那人的相貌。只见那个人的半边肩膀，一条腿都在光里，丹袖紫靴，红得眩目。

李响脑中一阵恍惚，闭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那人的声音听来忽近忽远，让人捉摸不清，道：“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……你是谁？你已不是天山弟子，十几年所学也一并付诸东流，天下间再容不下你——你是谁？”

李响的身子一动，肿胀的脸上虽然满是血污，但那个人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：李响在笑。

李响笑道：“我是谁……我是李响……木子李，响当当……”

那人不料他如此强硬倨傲，微微一愣，笑道：“好！李响——李响！你做的事情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后不后悔？”

李响这时候又痛又冷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闭目道：“你要是来教我做人的，就趁早滚蛋吧！”

他出言不逊，那人倒也不以为忤，赞道：“果然是少年意气，不知好歹。”李响哼了一声，正待反驳，突然间只觉得两肩剧痛，那人不知何时已潜到他的身后，为他接上了关节。接着左臂一麻，已隔着衣服扼住了他的断筋。一麻过后，便是疼痛，这疼痛已非常人所能忍受，李响大叫一声，终于再次昏了过去。

忽明忽暗，李响浮身在一片沉沉虚空中，四肢不能动弹，双眼看不到光明，周遭却有一个声音萦绕。那声音仿佛不是他耳朵听到，而是在冥冥中响起，穿透了他的整个身体。

“李响，你耳后见腮，脑有反骨，不甘寂寞。注定不能见于师门。如今你已被逐出天山，人单势孤，虽有大志，不成大事。须得要再寻着六个与你骨相相同的反骨背心之人，以‘七杀’之势上合天命，方可一践你的野心。手脚我帮你接好。天地



为炉，万物为炭，你是神兵利器还是顽石残铁，将来能掀起什么样的浪头，你做给我看吧！”

李响奋力睁眼，模模糊糊的，那紫靴人的身影闪出庙门，慢慢地融入门外的白光中。隐隐约约的，外边传来一声悠长马嘶，旋即马蹄声如暴雨从地上涌起。李响心头一松，再也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终于彻底失去了意识。

第二章 · 逃婚叶杏



黄河进入甘肃，峡高水盛，摇摇摆摆地如懒龙翻身，将一路高山劈断，奔腾咆哮。时值初夏，骤雨初歇，但见山洪恣肆，泥沙俱下，一条河又宽又急，浊浪滚滚，吼声隆隆。两岸草木叶绿，一派生机盎然。

距兰州城三百里，有一葫芦峪。地势平缓，河面宽阔。浊浪至此，微微一歇，已可见有零星的羊皮筏子穿梭两岸之间。那筏子以羊皮充气，架以木架载人，最是轻巧。黄河中漩涡多，一般的木船进入，扳不过头，十有八九要人仰船翻，惟有借着皮筏之力，随波行走，方能通行两岸。

这一日两岸几个技术高明的水手冒险下水，存心卖弄，一声歌儿“黄河上渡过了一辈呀子，浪尖上要花(呀)子哩”，唱得天地间一片辽阔，直麻到人心里。两岸码头，有等着过河的轰然叫好。

这渡口因为大雨，已经封闭了两日，到今早天晴，兀自水



猛，不能渡人。到了这时，已在两岸各积了百多名的渡客，望着水心焦。兰州本是丝绸之路的重镇，茶马互市的中心，因此，此处的渡客，也多是惯走远路、风尘仆仆的商贾汉子。其中更有服饰各异，容貌绝迥，更有高鼻深目的异族混杂其中。

六月的天气，上午的阳光已渐渐有了热度，可是给喧腾河水一吸，燥热中又沁着丝丝凉意。北码头旁的柳树下，人们一边张望，一边说些闲话。出门在外跑生意，哪能不和人打交道？可能别人的一句话也能让你发达了呢？

眼看水路渐通，忽然间从北边来了几个青衣后生，七手八脚地将十几棵垂柳全披挂上了喜绸。细枝柔缎，红绿辉映煞是好看。渡客们兀自新奇，已有河里的艄公唱问道：“张小乙！霍大官人家的喜事还是今儿么？”

那叫张小乙的将手拢了个喇叭，答道：“是啊！大爷说，喜事不延期，天晴便是好日，午时便操持拜堂！这就让你们都过去呢！”

渡客们隐隐觉得不妙。果然，两岸的艄公怪叫几声，齐齐撑筏子过来。南码头的开了锅，又叫又骂，可是一众艄公只是嘻哈说笑，陆续来北边上岸。北码头的渡客慌忙想拦，有艄公道：

“各位客官，葫芦口霍大官人家的喜事，既然赏脸招呼了咱们，谁敢不去呀？你们等一会，一两个时辰，咱们自然回来渡大家过河。”

有渡客气急败坏，口不择言道：“霍大官人？霍大官人是什么东西，凭什么不让咱们过河！”

那艄公笑道：“想在黄河上走，霍大官人的名头，你还是要尊重些。人家坐镇甘肃三百二十家渡口，历时三百多年。家里有

钱，江湖上的朋友又多，黑白两道都吃得开，祖传的霍家十七路分波叉法，更是罕逢敌手。这一代的家主霍源，又荣任金龙帮西北分舵舵主。你若想要安安稳稳地出甘肃，还是先闭上嘴再说。”

那渡客登时闭嘴。他的伙伴怕艄公记仇，连忙又开话题：

“那这办喜事，敢情是霍大官人娶亲？”

那艄公正将皮筏拖上岸，闻言笑道：“不是，霍大官人五十多了！这回是他二儿子的大喜。”说罢已将皮筏子捆好，跳上码头正要走，突然想到一事，回身道：“霍家向来大方，这回的喜事一定会大摆酒肉，你们反正是过不了河，何不去凑个热闹，添点喜气？我可听说，这新娘子大不一般，霍二公子少年风流，选的姑娘可是江湖中颇有名气的侠女。传说为得这意中人芳心，竟离家别亲，追随江湖五载。有人开玩笑说，霍二少七擒七纵的手段都用上了，才降住了这匹胭脂马，得以回来拜堂，委身下嫁。”

这艄公口才太好，诱之以酒肉在先，动之以美色在后，一众渡客中，登时有一小半为之心动，跟着他便走，只留下一些实在急着渡河的人，在码头上徘徊不去。

且说这一行人随着那艄公往北走，一路上坡，行得三四里的样子，前边赫然一座大宅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正是霍府到了。走进看时，但见门庭若市，人声鼎沸，绿林豪客、官家代表络绎不绝。迎来送往，人人都是逢人拱手，遇友称兄，脸上喜笑颜开。

霍家一片喜气洋洋，便是这些不相干的渡客也不禁艳羡不



已。那艄公与人搭伴意思了一份喜礼，可实在不够格进院，便又与渡客们站在一处看热闹，未几，果然霍家有家丁抬了方肉烧酒喜糖出来，竟就在门口摆起喜酒来！

此地民风纯朴剽悍，更兼霍家财大气粗，因此酒肉都做得十足。凡来道一声喜的，不管老少贫贱，一律发酒一小坛，方肉半斤，喜糖满把。这般豪爽，登时引来如云的祝福，渡客们都是走南闯北有见识会说话的，这时自然如同嘴上抹了蜜糖，一声声道喜。一时之间人声鼎沸，抢酒抢肉的只怕没打破了头。百年好合、早添贵子、白头到老的贺词不绝于耳。十几个摆酒摆肉的摊子，早被挤了个水泄不通。

在这人群之外，却有一个跛脚乞丐挤了几次挤不进去。眼看一拨酒肉就要告罄，不由心焦，突然间向后一退，鼓掌高声唱道：“嗨！黄河边上好风光，霍家公子忙拜堂。八方宾客齐相聚，人人高兴喜洋洋。看新娘，贺新郎，今天晚上闹洞房。都说举案齐眉好，从此家中恩爱长。相公我衣入时否，娘子喂我蜜糖浆。转到来年二月二，添个娃娃来尿床。三翻六坐爬八月，春秋来去读书忙。夫唱妇和百事旺，忽忽财源达三江。待到儿子中皇榜，此处改名状元乡！状元爹，状元妈！白头到老把福享。永结同心在今日，且把喜讯传四方！”

这人好一番急智，一段落子唱下来，虽没什么奇巧翻新之处，可是妙在一气呵成，竟将两位新人的一辈子顺着祝福下来。中间“相公”、“娘子”两句，更变声反串，端得滑稽有趣。

此地来往的多是风尖浪口上讨生活的粗人，哪见过这个，一时竟轰然叫好起来。有下人笑嘻嘻地分了他双份的酒肉，这乞丐作揖领了，一瘸一拐地退到一旁坐下吃喝。